

相由心生

境隨心轉

劉素雲居士主講

(共一集)

2003/5/4

中國哈爾濱市

檔名：52-447-0001

一九九九年我就得了一場大病，可能大家都知道，這種病就叫做紅斑狼瘡。這種病的死亡率是特別高的，幾乎是得這種病的人能夠活下來的很少很少。我雖然有了這場重病，住了將近兩個月的院，我覺得實際也是一種表法的過程。當時我沒有病之前，我的體重是九十五斤，就我這麼高的個兒，九十五斤屬於瘦的。得了這種病，住院五十七天以後，我的體重長了五十斤，整個人都變形了，臉上、身上全都是那個像爆米花爆炸那個紅斑，簡直都沒個人樣。所以我的同事、同學、親戚朋友到醫院去看我，他們那種眼神實際就是跟我告別，我心裡明明白白的。但是他們掉眼淚，我從來沒哭過，我還勸他們，我說你們哭什麼？我說生和死我都看破了，它不是一個很叫人害怕的事。我當時為什麼心態好？因為我沒把死當作一個負擔。後來給我主治的教授，他也不瞞我了，他說老太太，咱們這一科一共有幾個病人和妳是一樣病的，但是妳是最重的，妳要做好思想準備，可能隨時有死亡的危險。我說是嗎？沒關係，我說如果我在這個人世間的任務完成了，阿彌陀佛來接我，我就高高興興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那是我的故鄉。我說如果這個人世間的任務還沒完成，我就繼續在這多住幾年，把佛菩薩交給我的任務完成以後，圓滿了我再走。人家說能混半年，或者能挺一年，那就不錯了。事實也真是這樣，和我一起住院，和我一樣病的，他們都比我輕，但是現在都不在人世了。我一直覺得雖然我得病了，我精神狀態一直非常好，我自己都對我自己比較滿意。就是得了這場病，沒有想到自己要死了，或者怎麼的，我就想我每一天都要把歡樂帶給家人

，帶給我的親戚朋友，讓他們見我的時候，從我身上能感到有一種力量在鼓舞他們，實際是鼓舞我自己，也在鼓舞他們。

所以到現在我是什麼藥都不吃了，所有的藥，不管是針劑的還是口服的，全都停了。他們問我，說妳那個病停了藥可以嗎？我說這不是你們都看著了，我不是活得挺好嗎？我現在不用藥了。我說過去我不懂，我吃了那麼多毒，現在我懂了，誰是大醫王？佛是大醫王，還有任何醫生、什麼醫療技術能超過佛嗎？我一心就是依靠佛這個大醫王，他一定會把我所有的病都治好的。我出院以後很多人問我，說妳這病是怎麼治好的？我坦率的告訴他們，念阿彌陀佛念好的。通過我有病這一段我體會到，真是通過學佛，使一個人他整個思想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轉變。我這一生能走入學佛這個大門，真是我的幸福，所以我覺得自己學佛是一種快樂，你再把你的快樂帶給其他的眾生，其他眾生不也都快樂嗎？

我今年五十九歲，我最不感興趣的兩件事，一是錢，二是名。這個恰好是世人最難放下的兩件事，我恰恰是把它看得最淡最淡，就在我沒學佛以前，沒接觸佛法以前，我也是這樣的。你看現在我穿這衣服，這老太太真是村到家了。這是撿我姑娘的，這是撿我姑娘朋友的，這是我姑娘給我買的，說媽媽妳穿這個，咱家養那個小長毛貓愛掉毛，這個它不愛沾毛。我的鞋是我好朋友給我買的。所以他們都說我這個人就從來不知道為自己想想什麼。

我跟你們講一個笑話，你們可別笑。兒子和姑娘都沒有正式工作，他們都說堂堂省政府的官員，自己的孩子一個都安排不了工作，妳在政府怎麼混的？我說我在政府，我沒尋思我給他們安排什麼工作，我覺得這些都是順其自然，他們能幹個什麼就幹個什麼，能幹到什麼程度就幹到什麼程度。又說那妳姑娘兒子要在家待著，妳看了上不上火？我說我沒覺得上火，我覺得很自然。他們該幹什麼

就幹什麼，我說現在不是沒餓著凍著嗎？一開始孩子們不理解，覺得媽媽怎麼對我們不負責任、不關心？現在我覺得我的孩子都對我理解了，他們了解我的心。我說媽媽確實心裡沒想這些事，你們要說我對不起你們也可以，我就向你們賠禮道歉。我說以後下一世你們再找媽媽，找一個能辦事的媽媽。現在孩子們也對我都非常理解，很支持我學佛。

我原來心裡最放不下的是誰？就是我的小孫女，你看這照片，可乖了，多好玩，現在我孫女我也放下了。原來我孫女要有病了，我特別著急，恨不得把這病能長在我身上，我替她，就當奶奶這種心情。現在我放下了，如果我孫女要是有病了、住院了什麼的，我就想，有病就治病，是不是？我覺得這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她有什麼業，她該了她也得了。我孫女今年剛剛六週歲，跟我一起念佛、拜佛，每天。我倆有這個手勢，這是什麼意思？就是問妳念佛了嗎？不用說出來。我倆打電話的時候互相說的話，那個事忘了沒有？她問我，我說奶奶沒忘；我問她，她說荷荷沒忘，我念著，我睡覺前我都念，一直念到睡著。所以我覺得這個孩子真是也挺有佛性的，我真是挺高興，因為這麼小她就能夠接觸佛法，真是一種幸福。

我看誰都好，我看誰都阿彌陀佛，我現在心裡對任何人生不起瞋恨心，就是不管是家裡的、外頭的。如果你把你的心思都放在念佛學佛、將來作佛上，你說你還有什麼放不下的？還有什麼苦惱？還有什麼煩惱？現在我因為是屬於退養在家，我也覺得這是給我創造學佛的一種機緣。現在我每天就看淨空法師講的「細講無量壽經」，一共是二百六十四碟，我現在看到一百九十八碟。每天大約是看八到十碟，每一碟不正好一個小時嗎？所以我每天基本上是看八小時到十小時。從頭看到尾以後，我想再從頭來，每一碟我每天再

看八小時。我覺得聽經對自己學佛特別有好處，因為有些事情你沒聽之前似懂非懂，聽師父一講，這個事我明白了，那你以前做錯了，你不就可以改過來了嗎？另外它起一種促進的作用，就好像它每天都提溜著你，不讓你退轉。你要是三天不聽經，好像自己就有點懈鬆了。我天天聽，我每天最少都不低於四個小時，所以每天我都覺得特別精神。現在我不知道諸位看我現在這個樣子，你們看我像不像一個，就像大夫說的隨時都要死的人？我覺得不是。

我活著，在這個人世上，我想做為一個人，給大家做一個好榜樣，起碼做一個好人，然後再進一步做一個好的修行人；如果我走，我也要給大家做個好樣子。我想不管今生今世學佛遇到什麼困難，我都會精進不止，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絕不罷休。佛菩薩能夠加持我，我想我要站著往生、坐著往生、吉祥臥往生，我要選擇這三種往生的方法。人只要有決心、有信念，學佛一定成功，將來一定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花開見佛。

盡虛空遍法界諸佛菩薩、龍天護法，一切有緣眾生，阿彌陀佛，我叫劉素雲，今年五十九歲，原來在省政府省經貿委工作。我是做政工工作的，一開始是在機關黨委，後來調到監察室，做監察室主任工作，省減負辦成立以後，又兼任省減負辦主任。我想跟大家談一談我學佛的因緣。一九九一年，大約是七月份，一個星期天，外面下著大雨，我的一個好朋友來了，我倆在那嘮家常嗑，說著說著，我突然說出來一句：婷芝，妳跟我去請佛唄。當時我的好朋友用非常驚詫的眼光看著我，說素雲，妳剛才說什麼？我自己也挺納悶，我剛才說什麼？我想一想，好像我說讓妳陪我去請佛。婷芝說是，妳怎麼想的？我說我不知道，在這之前沒有任何思想準備，我也沒有接觸過佛法。後來婷芝說今天外面下大雨，下週再去。我說今天去吧。結果我倆頂著大雨，打個車，就到極樂寺去了。在這之

前我從來沒去過極樂寺，我不知道極樂寺是個什麼地方。

我和我的好朋友到了極樂寺以後，我的好朋友說：素雲妳就看，這一排一排的佛，妳看哪尊佛朝著妳笑，妳就和這尊佛最有緣分，那就是妳該請的佛。我說是嗎？我就看，第一眼我就看了一尊佛，我說就是這位。我的好朋友說：素雲，妳再好好看看，這麼多佛。我說不用了，就是這尊。我說他是誰？當時我都不認識。我的好朋友告訴我，這尊菩薩叫觀音菩薩。我說他是觀音菩薩，那我就請觀音菩薩。就這樣，我就把觀音菩薩請回家。請回家以後，當時我家，就現在這個佛堂當時是書架，一格一格的，我就把觀音菩薩供在最上面，每天瞅一瞅。大約有半個月，我覺得好像供那個地方是不是太高了？看著不是那麼舒服。又一個禮拜天，我就用小鋸條自己把書櫃的這一個格拿掉了，把手都磨出血了，因為我不會用那小鋸條。拿掉以後，我就按照我自己的想像，我自己就修了一個佛堂，大概就是現在這個模樣，後來我又改了一次。我把觀音菩薩請進來以後，自己一看，這回這個位置挺好的。

後來我就想，請了菩薩以後還得怎麼辦？我都不懂。我上班以後就跟當時監察室的詹大姐說，詹大姐，我告訴妳一個消息。她說什麼消息？我說我請了一尊觀音菩薩。詹大姐非常奇怪，妳怎麼想請觀音菩薩？我說我也不知道，反正我就去請了。詹大姐就笑了。後來我知道，詹大姐家姐兒四個，大姐信基督，二姐、三姐、四姐都信佛，只是她在單位沒說過而已。我一跟她說，詹大姐就非常高興，說素雲，挺好挺好！後來隔了幾天，我說詹大姐，請了佛以後還應該怎麼辦？詹大姐說要有個師父指點指點就好了。我說是，我上哪找師父？詹大姐說等等看。過了幾天詹大姐說，五大連池覺悟師父來了，妳去見見。我說行。第二天，詹大姐的二姐來電話，說師父住院了，這次見不到了。我說行，反正不管說什麼我都說行，

因為我也不知道見師父是怎麼回事。後來又過了三天，二姐來電話說，素雲妳中午一點，到什麼什麼街、什麼什麼號、幾樓幾號來見師父。我說行，反正我都是行。

到那個時候我就去了，去了以後，第一次見到覺悟師父，師父大約是七十歲左右，一看就非常慈祥。我不知道我應該跟師父說什麼，我想師父問我什麼，我就回答什麼，後來師父也沒問我幾句什麼。坐了一會師父就說：素雲，走上妳家去看看。我說行，當時我就打個車，就把師父請到我家來了。當時我家是在六順街住，不是這個位置。進屋以後，我說師父妳看看，我自己設計這個佛堂對不對？我不明白。師父一看特別歡喜，師父說：素雲真好真好，妳家是佛化家庭。當時我老伴、我兒子，還有我兒子沒結婚的對象和我，我們四口人一起皈依的覺悟師父，這個覺悟師父現在還在鐘靈寺做住持。

我的學佛因緣我給別人講，別人都覺得非常納悶，說妳事先沒接觸過，為什麼那天下大雨妳就要去請佛？到現在我也說不清楚。現在，可能我接觸的佛法多一些了，我覺得這可能就叫做因緣成熟了。我的學佛因緣就簡單給大家介紹到這兒。

下面我給大家講一講，對生死問題我是怎麼看破的。一九九八年我看了一本書，就是這本書，叫《西藏生死書》。當時這本書是西藏的一個活佛寫的，那個語言不像咱們漢族的話那麼通俗易懂，所以我當時看的時候有點似懂非懂。但是，因為這本書裡主要是說生和死的問題，特別重點是說死的問題，我覺得，就這個問題我看懂了，我知道死是怎麼回事了。原來人們把死都當作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，生離死別好像是人世間最痛苦的事情，我看了這本書以後我懂了。生和死從人世間來說，它是一種自然法則，從佛學來說，它也是種很自然的事情，就像我們穿的衣服，衣服舊了或者破了，

我們把它脫下去，又換了一件新衣服；也好像我們住的房子，原來我們住的小房子又破又舊，現在我們生活水平提高了，我們換了一個大房子，非常乾淨整潔，住得非常舒適。我覺得人所謂的死，就像換了一座新房子，換了一件新衣服一樣。所以我看這本書以後，就為我了解生死，能夠把生死看破、放下，好像是做了一個鋪墊，我覺得這可能也是佛菩薩的加持。

一九九八年看的這本書，一九九九年我就得了一場大病，可能大家有的都知道，這個病就叫做紅斑狼瘡。這種病的死亡率是特別高的，幾乎是得這種病的人，能夠活下來的人很少很少。我原來有兩個學生，他們都是這種病去世的，那個時候他們得了這種病，大約能維持半年左右。當時我被確診這種病以後，孩子都特別害怕，姑娘和兒媳婦都哭得夠嗆，就怕她媽離開她們，我沒覺得是怎麼回事。那是第一次住院，在醫大醫院住的，醫大醫院每天打那個激素，吃的藥也是激素，打的藥也是激素。每天口服藥一次是十三種，就這麼一大把，全是藥，所有的藥裡都是毒，實際就是我吃毒。結果後來大夫就說，老太太心態挺好的。

我當時為什麼心態好？因為我沒把死當做一個負擔。後來給我主治的教授，他也不瞞我，他說老太太，咱們這一科，一共有幾個病人和妳是一樣病的，但是妳是最重的，妳要做好思想準備，可能隨時有死亡的危險。我說是嗎？沒關係，我說如果我在這個人世間的任務完成了，阿彌陀佛來接我，我就高高興興到西方極樂世界去，那是我的故鄉。我說如果這個人世間的任務還沒完成，我就繼續在這多住幾年，把佛菩薩交給我的任務完成以後，圓滿了我再走，當時大夫聽了都挺奇怪的。後來他們就看我看那書，就是宣化上人講的《華嚴經》，一共是二十四本，我當時是拿到醫院十二本，用黃綢子布包一大摞，就放在我的床頭櫃上，我每天都在看《華嚴經

》。當時大夫去查房的時候，說老太太，妳看什麼書？給我們看看可不可以？我說可以，我當時就把書拿給他們看。當時他們都特別高興，說怪不得老太太心態這麼好，老太太信佛。我說是的。他們說信佛好嗎？我說好極了，我覺得學佛是人生的最高享受。這是我聽淨空法師後來講的一句話，我說這句話怎麼這麼對我的心思！實際就好像從我心裡發出來的一樣。我現在真是體會到了，學佛是人生的最高享受。所以我住院五十七天，我一共是看了十二本《華嚴經》。當時我們同病室的病友，還有其他病室的病友，好像每天都上我的病房去，專門去看我，去研究這老太太怎麼回事。我說不用研究，你們都念阿彌陀佛，一念就明白是怎麼回事了，真是挺有意思的。

我雖然有了這場重病，住了將近兩個月的院，我覺得實際也是一種表法的過程。當時我沒有病之前，我的體重是九十五斤，就我這麼高的個兒，九十五斤那屬於瘦的。得了這種病，住院五十七天以後，我的體重長了五十斤，整個人都變形了，臉上、身上全都是像爆米花爆炸了的那個紅斑，簡直都沒個人樣。所以我的同事、同學、親戚朋友到醫院去看我，他們那種眼神，實際就是跟我告別，我心裡明明白白的。但是他們掉眼淚，我從來沒哭過。我還勸他們，我說你們哭什麼？生和死我都看破了，它不是一個很叫人害怕的事。我就介紹這本書，我說你們都看看這本書，你們看了也就明白了。

我出院以後也吃了一些藥，後來就發展到什麼程度？吃藥更重，打針就發燒。我打上那個針，本來是退熱針，我不打不發燒，打上以後十分鐘就發燒三十九度、四十度。大夫就納悶，說老太太這病我們研究不明白了，我們給妳打這個藥，就是發高燒的人，打上他應該退燒；妳是不發燒，給妳打上妳發燒。連著三天都是這種情

況，都不超過十分鐘。後來大夫說，所有的藥都撤掉，我同意。所以到現在，我是什麼藥都不吃了，所有的藥，不管是針劑的還是口服的，全都停了。他們問我，說妳那個病停了藥可以嗎？我說這不是你們都看著，我不是活得挺好嗎？我現在不用藥了。我說過去我不懂，我吃了那麼多毒，現在我懂了，誰是大醫王？佛是大醫王，還有任何醫生、什麼醫療技術能超過佛嗎？所以現在我不吃藥了，我覺得我一心依靠佛這個大醫王，他一定會把我所有的病都治好的。

我有病一共住了兩次院，就因為這個病。第二次住院，還是打上針就發燒，全身都紅，大夫說沒看到過敏過到這種程度的，所以又得把藥都停了。停藥我就得回家，回家以後到現在，也不用吃藥、也不用打針，又好了。前些天，我曾經上省居士林去給他們講了兩次我得病的過程和治病的過程，這些居士們都聽得非常歡喜。我覺得我有病是一件壞事，也是一件好事，通過我給大家表法，讓大家認識到，得了病並不可怕，它可能也是一種業力現前。因為你覺得今生今世我沒做什麼壞事，那你多生多劫做的壞事、說的錯話，你現在只不過是不知道而已，所以這也是一種消業的過程。因此我覺得得了這場重病以後，我學佛念佛的信心更堅定了，這對我學佛更加精進是一種促動。它沒有把我打倒，說得了這場病，那就坐吃等死吧！人家說能混半年，或者能挺一年就不錯了，事實也真是這樣，和我一起住院的，和我一樣病的，他們都比我輕，但是現在都不在人世了，這確實是事實。我出院以後很多人問我，說妳這病是怎麼治好的？我坦率的告訴他們，念阿彌陀佛念好的。結果很多人說這老太太，她的性格就是從來不說謊話，從她嘴裡說出來的都是真話，她說是念阿彌陀佛念好的，一定是念阿彌陀佛念好的。

我就覺得我得這場病以後，我住了兩次院沒白住，我在醫院裡

結識了好多病友，他們和我一樣病的，都非常痛苦，我都用我的現身說法把他們的思想問題給解決了，使他們高高興興出院。有一個嫩江的，二十八歲，她說我的孩子才不足一週歲，阿姨，妳說我要死了，我孩子怎麼辦？我說妳死不了，妳幹嘛要老想死？妳那病連我的十分之一都沒有，妳看我現在活得多健康。她聽了以後她說阿姨，我見了妳以後，我就覺得我有活下去的信心了。所以我說，得病是一件壞事，它也是一件好事，我要不有病，我要不到醫院去，我認識不了這些佛友，我解決不了他們的思想問題。另外我覺得一些大夫、護士，他們都和我非常親，不知道為什麼，他們沒事的時候總喜歡上我那病房去坐坐，說和老太太嘮嘮嗑，就覺得心情特別舒暢，我說你們就讓我多在你這兒待兩天。我覺得真是給我創造一種，說大一點，可能是創造一種度人的機緣，要不我怎麼能接觸這麼多人？所以現在醫院裡的護士，她們看我看的那個書，也拿過去翻翻，說老太太看什麼書？我在醫院裡看的書都是佛經，他們看了說挺好、真挺好，老太太我們一看妳就是這麼面善，就像自己的母親一樣。我說那就好，你們要念阿彌陀佛那就更好，就覺得更親了，咱們都是一家人。

通過我有病這一段，我體會到，真是通過學佛，使一個人他整個思想、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轉變。我原來沒有病之前，好像認識沒到這個水平、這個層次。我也想，也可能這場病，也給我創造了一個更加精進學佛的機緣。我現在有一種什麼感覺？就當時我出院以後，我就在這個床上住，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時候，我就覺得有人來給我治病。當時因為身上、臉上都是那種紅鮮鮮的斑，我當時閉著眼睛躺在那兒，似睡非睡的時候，我就覺得有人好像是拿著一種非常清涼涼的東西揮在我的臉上，那種感覺特別清涼、特別舒服。後來有人說，妳知不知道誰給妳治病？我說我不知道，因為我

看不見什麼。有人可能是天目開了還是怎麼的，我說不清楚，他們說是觀音菩薩來給妳治病的。我說阿彌陀佛，太謝謝觀音菩薩了。

當時我臉上那個斑，醫院的教授說永遠不會褪掉了，他說妳這個年齡段，這種斑，就是妳這個病鞏固住了，斑肯定是不掉了。後來我再去醫院見這個教授的時候，教授就問我：妳擦什麼東西了？我說我長這麼大歲數，連雪花膏我都沒擦過。結婚時候，我記得買了兩瓶雪花膏，後來都擦腳了，沒往臉上擦。我說我沒擦過任何化妝品，他說那妳臉上這斑怎麼沒的？我說自然它就沒了。他說那奇怪了！那老教授今年都快六十歲了，他說我經歷過這麼多病例，沒有這樣的現象，我都告訴妳了不能褪，它怎麼就褪了？我說有人讓我褪它就褪了。他說那是誰？我說你以後就知道了。挺有意思的。後來老教授就想研究研究我，說我臉上抹什麼了，把那個斑褪掉的。我不能騙他，我告訴他，真是我什麼都沒抹。現在最近這臉上有點紅點，這都是比較正常的現象，因為這個季節，可能青草發芽了什麼的，稍微有點反應。

我一直覺得雖然我得病了，我精神狀態一直非常好，我自己都對我自己比較滿意。就是得了這場病，沒有想到自己要死了或者怎麼的，我就想，我每一天都要把歡樂帶給家人，帶給我的親戚朋友，讓他們見我的時候，從我身上能感到有一種力量在鼓舞他們，實際是鼓舞我自己，也在鼓舞他們。

再一個話題我想談談什麼？就是對名、利我是怎麼看破的。這一點，我覺得可能是我與生帶來的。我今年五十九歲，我最不感興趣的兩件事，一是錢，二是名，這個恰好是世人最難放下的兩件事，我恰恰是把它看得最淡最淡。就在我沒學佛以前，沒接觸佛法以前，我也是這樣的。到現在為止，我看不懂工資條。人家問我，說妳現在工資多少？我想半天我才能說，工資條的最後一格好像是多

少，具體數到現在我都說不出來。有一次漲工資，人事處給我少算兩級，當時我對面是機關黨委副書記，他說素雲，妳的工資可能算得不對。我說沒錯，這還有錯嗎？他說妳仔細看看，我說我看不懂。後來副書記說，素雲，我要是給妳找回來，妳這兩級工資給我。我說行，你去找去。後來副書記到人事處一問、一核對，真是少給我漲兩級。副書記回來說，怎麼樣素雲，妳這兩級工資給我吧！我說那就給你。我覺得錢這個東西都是身外之物，沒必要把它看得那麼重。現在我每個月大約是二千三百塊錢左右的工資，我哪個月也剩不下。我的錢誰都可以花，親戚朋友、街上的，就是我走道碰到人，他要是困難，我跟他嘮嘮嗑，我都把他領家來，我有錢給他錢，有衣服給他衣服。你看現在我穿這衣服，老太太這是村到家了。這是撿我姑娘的，這是撿我姑娘朋友的，這是我姑娘給我買的，說媽媽妳穿這個，咱家養那個小長毛貓愛掉毛，這個它不愛沾毛。我的鞋是我好朋友給我買的。所以他們都說我，這個人就從來不知道為自己想想什麼。

我給你們講一個笑話，你們可別笑。前些日子，極樂寺的靜波法師想要見見我，通過一個朋友介紹的，後來我說那去吧。一說要去，我傻眼了，我說我沒有褲子、沒有鞋。那是四月初，我說這怎麼去？我的兩個好朋友在這兒，當時就用那種眼神看著我，說素雲，妳怎麼搞的，妳衣服呢？我說我衣服都送人了，送沒了。她說那妳沒想出門嗎？我說我沒想出門的事。她說那現在要出門了怎麼辦？我一個好朋友王老師，她說妳等著，我回家給妳找我褲子去。結果她個兒比我小半頭，回家翻了半天，給我拿了三條褲子。她的鞋號小，我穿不進去，她上秋林現給我買了一雙鞋，連褲子帶鞋拎到極樂寺。我們在極樂寺門口碰頭以後，我看她拿那麼大包，我說妳這幹啥？她說這是妳的褲子，這是妳的鞋。我當時去穿啥鞋？穿我

姑娘的一雙高跟鞋，一走一拐、一走一拐。她說趕快坐台階，給我換鞋。我當時就坐在極樂寺的台階上，換的她給我買的這雙新鞋，穿的我老伴的一條褲子去的，就這麼第一次見的靜波師父。我的好朋友跟靜波師父說，師父你看見沒有，今天來見你，這身打扮你見沒見過？給師父都逗笑了。我說師父，別的事我不知道，我就是特別單純，社會上的事和我都沒關係，什麼人情世故怎麼的，我說我都不懂。

我後來又辦了兩件挺有意思的事，我跟你們說說，就說明人你  
要想學佛，你就真得簡單，簡單就是清淨，我真是就這麼理解的。  
有一次師父讓我給極樂寺辦點事，我就請了我的學生，還請了我學生的岳父岳母，來到極樂寺去照相。當時師父說，我這有相機，妳可以去照。我說師父，現代化的東西我都不會用，現在連半導體我都整不響它，我不知道它怎麼能響。師父就笑了，說妳這處長怎麼當的！我說我當處長不使這個東西。後來我帶著他們去照相的時候，當時還有我一個小佛友，我們五個人，我和我那個佛友我們有居士證，進門不用票，那我就還應該買三張票。當時我那學生去存車，我和他的岳父岳母我們往前走，我腦袋裡反應的買兩張票，我就給我那小佛友拿了二十塊錢，我說你去買票。當時我那個佛友似乎是看了我一眼，我不知道是啥意思，結果她回來以後拿了三張票。我說妳怎麼買三張票？她說劉姨，那不還有司機嗎？恰好那司機是我學生，我那學生說，我老師就能數到二，數到三她就數不過來了，她不識數。我自己當時覺得挺不好意思的，你說我也不差這十塊錢，我哪能不給他買票？就說我這思想裡，簡單到極處了。

還有一次，挺有意思的事。有一次，我們也是要到極樂寺去，後來我就想領我同學去，我同學是搞美術設計的，因為要設計那種進門的門票，我不明白，我說把我同學請來，我就帶我同學去了。

結果下車以後，我說這也不是極樂寺，它怎麼搬家了呢？我同學說，妳來沒來過？我說我頭兩天還來過好幾趟。他說那這兩天，不至於極樂寺就搬家了，妳看看站牌，咱倆是下車早了還是下車晚了？我說那看看，一看，下車早了。他說下車早了，咱倆是往前走，下車晚了是往後走，妳先把方向給我搞清楚。妳這腦袋裡裝什麼了？我說我腦袋裡就裝阿彌陀佛，別的全沒有，所以我連道兒我都不記著。我同學當時說，上學的時候，咱們班妳是最單純、最善良的，好幾十年過去了，妳怎麼一點沒變？妳怎麼還這麼單純？然後來我家吃飯，我說我得請你吃飯，他說妳請我吃什麼？我說乾豆腐炒豆芽。他說就這麼一個菜？我說一個菜還不夠咱倆嗎？你要嫌不夠，我多炒點。他說多炒點還是這一個菜，我說對，就這一個菜。結果我倆那天就是大米飯，豆芽炒乾豆腐。我說你吃完了，你覺得怎麼樣？我同學說，別說素雲，這菜挺好吃。我說回家以後就吃這個，別再吃肉了。他說我要經常在妳身邊，肯定受妳感染。我說回家好好宣傳宣傳。所以我覺得自己學佛是一種快樂，然後你再把你的快樂帶給其他的眾生，其他眾生不也都快樂嗎？

家裡的事，我現在都能放下了。我現在兒子和姑娘都沒有什麼正式的工作，他們都說，堂堂省政府的官員，自己的孩子一個都安排不了工作，妳在政府怎麼混的？我說我在政府，我沒尋思給他們安排什麼工作，我覺得這些都是順其自然，他們能幹什麼就幹什麼，能幹到什麼程度就幹到什麼程度。人家說那妳姑娘兒子要在家待著，妳看著上不上火？我說我沒覺得上火，我覺得很自然，他們該幹什麼就幹什麼，現在不是沒餓著凍著嗎？一開始孩子們不理解，覺得媽媽怎麼對我們不負責任、不關心？現在我覺得我的孩子都對我理解了，他們了解我的性格。我說媽媽確實心裡沒想這些事，你們要說我對不起你們也可以，我就向你們賠禮道歉，我說以後下一

世你們再找媽媽，找一個能辦事的媽媽。現在孩子們也對我都非常理解，很支持我學佛。譬如說姑娘有時候在廣州，愛吃一些眾生肉什麼的，現在逐漸逐漸就轉變了，來電話跟我說，媽媽我現在不吃肉了，我每天吃的都是青菜。我覺得，這不也是機緣成熟的一種表現嗎？我認為這些事都不用掛念。

我原來心裡最放不下的是誰？就是我的小孫女，你看那照片，可乖了，多好玩，現在孫女我也放下了。原來我孫女要有病我特別著急，恨不得把這病能長到我身上，我替她，就當奶奶這種心情。現在我放下了，如果我孫女要是有病了、住院了什麼的，我就想，有病就治病，是不是？我覺得這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就是她有什麼業，她該了她也得了，小的時候把它了了，大了不就沒有這些個業力嗎？我孫女今年剛剛六週歲，跟我一起念佛、拜佛。每天，我倆有這個手勢，這是什麼意思？就是問，妳念佛了嗎？不用說出來。因為我兒媳婦有些時候就想，孩子這麼小，這樣好不好？她總想用現代那些方法教育孩子。我孫女大名叫劉芙蕖（芙蕖就是荷花的別名），小名叫荷荷。我特別喜歡荷花，所以我告訴我孫女，我說孫女，妳大名是荷荷，小名還是荷荷。什麼是荷荷？就是荷花的意思。我說妳看奶奶佛堂前供的這荷花，從一九九一年一直到現在，他們都說舊了，再換一盆新的，我就覺得我這荷花都很有靈氣，我說荷荷，妳就是這蓮花，它也叫蓮花、也叫荷花。現在我就覺得我孫女很有靈氣，她上樓梯的時候，一層樓梯是阿彌陀佛，第二層樓梯觀音菩薩，第三層樓梯是大勢至菩薩，第四層是普賢菩薩，第五層是文殊菩薩，然後是地藏王菩薩、清淨大海眾菩薩。我家這三樓，沒等念到頭，這不就到家了？她家是六樓，從一樓一直念，念到六樓。我倆打電話的時候，互相說的話：那個事忘了沒有？她問我，我說奶奶沒忘；我問她，她說荷荷沒忘，我念著，我睡覺前我

都念，一直念到睡著。所以我覺得這個孩子真是也挺有佛性的，我真是挺高興的，因為這麼小，她就能夠接觸佛法，真是一種幸福。

我現在想，如果我要是小的時候，或者再年輕一點的時候我要接觸佛法，可能就不是現在這個樣了。這個也可能是一種機緣的問題，它可能就是一九九一年機緣成熟，所以就逐漸進入到這個門裡，進了這個門以後，也可能因為我單純善良的緣故，好像進步得相對來講能快一些。我這個人就是傻乎乎的，我們單位的人說，她每天想的什麼東西好像很簡單。我說我看誰都好，我看誰都阿彌陀佛。我現在心裡跟任何人生不起瞋恨心，不管是家裡的、外頭的。以前好像是跟他生點氣什麼的，尤其有時候跟我老伴生點氣，現在這些問題好像都解決了。我覺得我老伴就是我的善知識，他要是磨我，或者做點什麼事，我心裡想我謝謝他，阿彌陀佛，因為沒有他這麼助我，可能我還不能這麼精進。

現在我因為是屬於退養在家，我也覺得這是給我創造學佛的一種機緣。現在我每天就看淨空法師講的「細講無量壽經」，一共是二百六十四碟，我現在看到一百九十八碟。每天大約是看八到十碟，每一碟不正好一個小時嗎？所以我每天基本上是看八小時到十小時。從頭看到尾以後，我想再從頭來，每一碟，我每天再看它八小時。我覺得聽經對自己學佛特別有好處，因為有些事情，你沒聽之前似懂非懂，聽師父一講，這個事我明白了，那你以前做錯了，你不就可以改過來了嗎？另外它起一種促進的作用，就好像它每天都提溜著你，不讓你退轉。你要是三天不聽經，好像自己就有點懈鬆。我天天聽，我每天最少都不低於四個小時，所以每天我都覺得特別精神。現在，我不知道諸位看我現在這個樣，你們看我像不像一個，就像大夫說的，隨時都要死的人？我覺得不是。

現在有這麼幾句話我特別喜歡，就是「老實念佛，往生極樂。」

倒駕慈航，重返娑婆。普度眾生，離苦得樂」。後來有的佛友來說，這不就是妳發的願嗎？原來我不知道這是願。這個就是發自我內心的，我也確實這麼想的，我也這麼做。我想，不管今生今世學佛遇到什麼困難，我都會精進不止，不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絕不罷休。我佛堂裡那個字是我自己寫的，上面是「老實念佛」，這一側是「蒙佛接引回故土」，那面是「九品蓮花為父母」。那面那個是佛經裡有，這面這句話，不知道那天我頭腦裡突然就反應出來，反應出來，當時我就拿紙寫，寫完我就貼到佛堂了。我覺得這對我，我每天拜佛的時候都看看這個話，它對我是一種警示，也是一種推動，就告訴我，這話是妳自己寫的，妳不能說話不算數。

所以我就想，我這生能走入學佛這個大門，真是我的幸福。現在我聽淨空法師講，說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一開始可能感觸不是那麼特別深的，現在愈來愈感觸愈深。真是，如果你把你的心思都放在念佛、學佛、將來作佛上，你說你還有什麼放不下的？還有什麼苦惱？還有什麼煩惱？煩惱即菩提，你把煩惱轉成菩提，將來你不成佛你上哪去？想不去可能都不行，阿彌陀佛說你來吧，到時候阿彌陀佛就來接了。我這塊是阿彌陀佛接引圖，每天晚上睡覺前我都要看一看，我就想，阿彌陀佛什麼時候來接我？後來有一次，我真是想問一問，什麼時候來接我。我一想，這事可能不應該問，到時候，如果我修到那種程度了，我自然會知道的。所以我現在就跟我的佛友說，我說我的臨終囑咐我都寫好了，放在一個大信封裡，我就放在佛堂裡，如果我走了，你就拿著信封，打開一看，那裡什麼事怎麼辦，什麼事怎麼辦，我都說得一清二楚。

我告訴我的佛友，我說現在我活著，在這個人世上，我想做為一個人，給大家做一個好榜樣，起碼做一個好人，然後再進一步做一個好的修行人；我說如果我走，我也要給大家做個好樣子。我想

，如果我能修到那種程度，佛菩薩能夠加持我，我想我要站著往生、坐著往生、吉祥臥往生，我說我要選擇這三種往生的方法。我說如果我實現了我的願望，我希望大家來看我、來送我；如果我走的時候不好，不能給大家做個好樣子，就像一塊臭狗肉似的，你就給我扔出去，誰也不用管我，骨灰什麼都不用保留。我確實是這麼想的，現在我也往這個方向努力。我想，人只要有決心、有信念，學佛一定成功，將來一定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花開見佛。阿彌陀佛。